

第1章 小矮子馬可

作為一天的開始，我通常會準備一份營養均衡的早餐。

自從離家後，我不再擁有亞歷山卓——我的母親，總會早起替我準備的熱騰騰餐點。我曾經以被譽為國民早餐的維他麥¹充當我的第一餐，但嘗試數次後，我發覺那只是純粹在荼毒我可憐的味蕾——又乾又黃的穀物外型讓人毫無食慾，吃起來的味道同它的外貌：彷彿在咀嚼著乾燥的牧草，即使加了牛奶也頂多讓它吃起來像泡了水的瓦楞紙。早晨如同人之初生，我無法想像也無法苟同以如此因陋就簡甚至自暴自棄的餐點開始我的人生。所以，我會煎一顆荷包蛋、兩根香腸、幾片培根及法式土司，以經典的英式早餐，及最重要的——一壺早餐茶，愜意的聆聽課堂指定的古典樂曲，作為將自己打理的容光煥發的首要工作。

我的租屋處距離倫敦大學皇家音樂學院只需步行五分鐘，而我會刻意將這段時間拉長，正如安托萬·聖修伯里曾說：「只有用心看才看得清楚，重要的東西是眼睛看不見的」。作為一名音樂藝術者，我深怕我的心是浮躁不安且膚淺靡爛的，我會多花一些時間用心去感受世界。一大清早在店門前擺放花束的和藹奶奶、踩踏著自行車以最古老浪漫的方式配送報紙的打工小童、因為街口號誌而不滿咋舌的上班族、同樣揹著琴盒面容卻顯得槁木死灰的同學……若視馬里波昂路為一篇樂譜，那踩踏行經的人們無非就是在上頭揮灑色彩、盡情躍動並展現自我的音符。

「嘿！小矮子馬可（Shorty Marco）！」

當我仍徜徉於樂譜內意猶未盡，有人呼喚我的小名。而那人是我的同學伯納特，雖然主修的科目不同（我主修吉他與鋼琴、伯納特主修大提琴），在其他學理必修課上打過照面，更因為是相同社團，我們的關係又更為熟絡。

「你這星期準備的考試曲是哪首？」

「我還在考慮，目前傾向《甜蜜的回憶》。」

「孟德爾頌的無言歌？很有你的風格，你總是喜歡挑戰教授的底線。」

「哈哈。我會把這當成是誇獎。」

「希望這不會影響你下禮拜戲劇的演出。」

「這能有什麼問題？反正社長不會給我比樹木更好的角色。」

¹ Weetabix英國品牌即食早餐穀物麥片。

在與伯納特相處的過程我會比平時更為口無遮攔，原因無他：伯納特會將我的幽默當成真正的幽默，而非模範少數²的無賴表現。確實，我的父親是一位日本人，狹長的眼、薄薄的唇以及又直又黑的頭髮，這些外貌特徵大張我的亞裔血統，讓我同那些有著烈火親生般美麗髮色的「生薑」³被歧視的慘烈。就如我名字前的「小矮子」，也是大部分的他們拒絕以他們不承認的語言及其構成的姓氏區辨大眾名字的方法。

我總以為，我誠摯的音樂及精湛的指法能夠說服他們。但大部分的他們顯然更是憤世嫉俗，將先天丢失的天賦及後天欠缺的努力怪罪他人，乃至於無法覺察被現實及聲譽掏空的內心。從我有記憶以來，我便與樂器為友，我一天花費五至六個小時於吉他及鋼琴，若時間允許，我偶爾會彈奏小提琴及大提琴只為不讓技藝生疏。我的演奏總是不乏聽眾，我的父母就是最為忠實的其中之一。他們指點我的錯誤，直到我比他們優秀，櫥窗上擺放的獎座超過他們所有——他們藉由音樂闡述真摯而美好的愛情，而我的音樂不僅只如此，涵蓋了更為高超及細膩的技巧。

我不只是一位音樂家。我是一名詩人、藝術家、一名音樂與感情的傳頌者。我毫無保留的尊敬及近乎盲目的崇拜，那能抒發我無處宣洩的澎湃情感、亦能撫慰我躁動不安的心緒，賜予我安寧及歸處。如同一首綿延不斷的奏鳴曲，它無時無刻與我相伴，比任何家人來的親密，成為構成我的一部份，替我砌成完美的道路。我為它而生，而它也為我而生……若我能夠替它取名，我會叫它樂美（Love）。

無法放下內心歧見及暴戾之氣以致無法欣賞我音樂（我）的人，我深感遺憾，但我的人生內不需要仇恨者。我會在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音樂學院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以各種比賽及演奏會的優勝者形象為根基出道，利用音樂打動人心，在歐洲、甚至世界巡迴演出，飽受樂評及聽眾的喜愛，沐浴於讚譽與掌聲之中，讓「小矮子馬可」這個名字留在藝術的故事裡，讓後世歌頌我的大度、並讓他們為我的優秀咬牙切齒。

這是音樂為我規劃好的人生。而我樂見其成。

「對了，小矮子。今晚九點在午夜酒吧集合，托尼要上台表演。」
「哦？如果他負責買單的話。」
「當然，我也告訴辛西亞了，她會來。」
「這樣我不就沒了拒絕的餘地？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² Model Minority基於種族或宗教信仰的群體，其成員被認為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³ Ginger 歐美地區對於紅髮人種的稱呼，帶有歧視意味。